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27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丈量『六尺巷』

□甘肃张掖汪志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,我来到安徽桐城,走进那条闻名遐迩、不同凡响的六尺巷。

六尺巷,东起桐城市西后街巷,西抵百子堂,巷南为张英宰相府,巷北为吴氏宅,虽然只有2米宽、100米长,却是天下一条最“宽”的巷子。六尺巷的故事多次被搬上黄梅戏舞台,还被写成歌曲唱响2016年央视春晚,随着“我家两堵墙,前后百米长,德义中间走,礼让站两旁”歌词传遍全国,六尺巷的故事也更加深入人心。

六尺巷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。关于“六尺巷”的故事,最早记载于清末民初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《旧闻随笔》。清代名臣张英(1638—1708年)于康熙六年考中进士,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,深得康熙器重,并称赞他“始终敬慎,有古大臣风”。张英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,因两家宅地都是祖上基业,时间久远了,对于宅界划分,谁也不肯相让。双方将官司打到了县衙,鉴于双方都是名门望族,县官也不敢轻易了断。于是张家人千里传书到京城,希望在朝为官的张英拿主意。张英接信后,提笔在来信上写了四句诗: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接到回信,张家人领悟其意,主动拆墙,退让三尺。吴家感其义,也向后退让三尺,于是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。一场地界纠纷就在这种互谅互让中得到圆满解决,化干戈为玉帛。

张英以他谦逊宽容、秉礼处世的家风,为世人称颂,给今人启示。张英之后,张氏家族人才辈出,呈现“父子宰相”“三世得谥”

“六代翰林”的耀眼景象。其中,张英次子张廷玉最为突出。张廷玉也是康熙朝进士,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、首席军机大臣,为官同样勤谨,雍正褒扬其为“调梅良粥”。

和父亲一样,张廷玉也有一桩礼让美谈,那就是“父子让探花”。雍正十一年,张廷玉长子张若霁参加殿试,雍正阅至其卷时,觉得字画端楷、文意绝佳,便拔至一甲第三名。待拆卷时,方知是张廷玉之子。张廷玉得知后,立即奏请换选他人。雍正明确表示,选拔非常公允,并非知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。然而张廷玉仍再三恳请“以此让于天下寒士”,雍正深感其义,遂降之为二甲第一名。这样的情操境界,与其父张英一脉相承,令世人感佩。

除了为官和做人,父子俩在治家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。张英把一辈子修身心得总结为家训《聪训斋语》,提出“立品、读书、养身、择友”四纲,并且把整部家训的精神概括为四句话:“读书者不贱,守田者不饥,积德者不倾,择交者不败。”张廷玉继承了父亲的治家理念,加上自身数十年“意念之所及,耳目之所经”的处世经验和人生感悟,同样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部家训名篇《澄怀园语》,书中写道:“一言一动常思有益于,惟恐有损于人。”

“六尺巷”之所以名闻天下,核心就在于一个“让”字。六尺窄巷,宽于心间,传递着古人的智慧与美德。

深秋,一半清凉,一半风雅,风依旧,巷子依旧。以一颗敬仰之心丈量六尺巷,也丈量一段历史、一段代代相传的千古佳话……

打瘦肉做出来的,肉被捶得扁扁的,吃起来更有韧劲,加上高汤搭配,真的鲜美、落胃。

旅行寻美食当然不可能完美,就算是上了榜单的店,也可能让人失望。在海边城市玩当然首选海鲜,我们吃过一家海鲜店,点了最畅销的蒸蟹,吃过后发觉老板不厚道,一只蟹清新鲜甜,另一只蟹如啃木屑。后来向出租车司机吐槽这家店,他竟然说,这是老板一贯的做法,因为他之前与同事一起去吃,也是一只好一只坏,他们投诉后,老板才再送一只新鲜的。我想,欺骗顾客,这店怕是开不长久的。

当然也会有惊喜。还吃过另一家海鲜店,食材样样新鲜,味道绝美。斯文儒雅的福建老板不仅亲自端盘子,还到每一桌询问客人味道怎么样、有何建议,福建人说话温柔,听着就熨帖。因为菜品太好,老板亲和,我们第二天晚上继续在他家吃吃喝喝,非常开心,成为旅行中美好的记忆。这家店已开了31年,如果能始终保持这种品质,开成百年老店毫无问题。

边走边吃,因为吃,也是看世界的一种途径。

了。这水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,水能容纳一切,又能洗涤一切。因为这水,西湖才如此美丽动人。

沉思中,导游的手向左一指:“看,那就是有名的断桥。当年许仙就是在这里遇上了美丽的白娘子,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和不朽的爱情。”我们的目光都盯在那拱桥之上。“断”字在人们意识中是一个不祥之字,但就是在这短短的断桥上,却演绎了一场刻骨铭心、惊天动地的旷世奇缘,让后来者为之倾心为之动容。今天我们远望断桥,就像远望我们前生未了的情缘。爱情在这里显得那么自然、那么朴实,就像这里的湖水和堤柳一样,静默温馨。仆仆风尘中,我们感受到了一份静谧。

后来我们因日程安排在西湖仅逗留了不到一天的时间。人在自然面前不是粗暴的、不是臣服的,人与自然是和谐的。西湖呈现给人的是美的极致,是和谐的极致。这才有历代文人名士、忠臣良将在此度过人生中的美好时光,甚至长眠于斯。

爱上西湖,爱上永恒的山水和美丽的真情。

## 食物的隐语

春天里,母亲在门口小花园里种下几棵苦瓜苗,又搭了藤架。今年夏天特别炎热,母亲浇水施肥,精心侍弄。她打电话告诉我,竟然结了十来个苦瓜。母亲说,她用苦瓜豆腐做了汤,绿白清爽。我说苦瓜豆腐汤,汤会苦吗?母亲说,苦瓜和别的菜煮在一起,不会让汤变苦,它不苦别人,只苦自己。挂了电话,想着母亲说的,若有所思起来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有篇《陈遗遗饭》,说的是南朝刘宋之初,小吏陈遗很孝顺,他母亲喜欢吃锅底焦饭(锅巴),陈遗便记在心里。“恒装一囊,每煮食,辄贮收焦饭,归以遗母”。后来遇上孙恩入侵,即日出征,陈遗已聚敛数斗焦饭,来不及及家,遂携而从军。兵败溃散,遁入山泽,无以为粮,有饥饿而死者,独陈遗以焦饭得活。时人认为这是对孝顺的人的报答。待到乱平,陈遗提着省下的焦饭回家,母亲双眼哭瞎。陈遗进门,跪地哭拜,竟使母亲复明……流传千年的故事,一囊焦饭,与亲情关联。

李白云游天下,在安徽五松山遇到一位姓苟的农民老妈妈,叹息“田家秋作苦,邻女夜春寒”。房主给诗人端来吃食,“脆进雕胡饭,月光明素盘”,雕胡就是茭白,用白色盘子装饭,月光下晶莹剔透,有些寒素,身性豪迈又高傲的诗人,对一个乡村老妈妈谦恭赤诚,“三谢不能餐”。折射出大诗人的悲悯情怀。

在苏东坡笔下,早春景象和美食有关,“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”。古代风俗,立春日以萝卜、芹菜置盘中送人,表示贺春,叫春盘。“雪沫乳花”的香茶和“蓼茸蒿笋”的春盘,皆为清香之物,一白一绿,自是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苏东坡热爱美食,他的诗词歌赋才有世俗生活的烟火气,并渗透到人生百态,此为境界。

写吃写得多么妙,还有诗、书、画三绝的郑板桥。他写吃往往一派平民味道:“稻蟹乘秋熟,豚蹄佐酒浑”“江南大好秋蔬菜,紫笋红姜煮鲫鱼”……他还有一副好对联:“白菜青盐糙米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。”知县郑板桥洁身自守,自得其乐,这样的茶饭,一贫到底,吃着安心,其人自在素朴而品格自华。

食物里还有光阴的隐语。汪曾祺《鉴赏家》里的叶三,是个卖果子的,立春前后,卖青萝卜、香白杏、蜜桃,再下来是红得像珊瑚、白得像玛瑙的樱桃。端午前后,卖枇杷。夏天卖瓜。七八月卖河鲜:鲜菱、鸡头、莲蓬、花下藕。重阳近了,卖梨,有一种叫“黄金坠子”的甜梨,香气逼人,最抚人心。菊花开过,卖金橘、福州蜜橘。入冬以后,卖栗子、卖山药、卖百合、卖碧果生鲜的檀香橄榄。不少深居简出的街坊,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,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。

有一天傍晚,心里有事,便有些烦躁。外出走走,行至小区门口,遇一卖瓜人,天气炎热,瓜摊生意不错,有人挑只大瓜,大瓜更甜,但只想买半只。卖瓜人一声“好嘞”,刀切瓜时,一声“咔嚓”,瓜的清香袭来,看着红瓤黑籽儿的西瓜,暑热瞬间退去,整个世界陡然清新。想起白居易的诗:“稻熟若沃雪,破闷如割瓜。心里豁然开朗。”

最近,总是梦到一些旧时的人和事,“四碗”是闯入梦中最多的一个。

“四碗”是我儿时的小伙伴。上世纪50年代,家长给孩子取小名都是图顺口,好养,什么小狗、二毛、三丫。不过,用碗来为孩子取小名的,恐怕也只有“四碗”的爸爸了。我们用南京方言叫他小名时,有点别扭,总是忍俊不禁。

他家就住在我们大院后门的一条巷子里,“四碗”的爸爸每天拖板车养活一家人。那时“四碗”很调皮,没少挨他爸爸的“竹片”,偏偏“四碗”性格倔犟打死都不求饶,可怜“碗妈”看他被打得上红一块青一块,每次都身体护着。“碗妈”很会过日子,有一次“碗妈”买了几根带肉的骨头熬汤,“四碗”吃过后差点把碗舔通了。把吃过的骨头洗洗敲碎,扔几片菜叶再继续熬,只想让家人有点儿油星滋养身体。

“四碗”读四年级时,写作业都是趴在床沿边或长板凳上写,考试成绩都是在及格的边缘。碗爸虽然没有文化,但他会把收集的各种纸张按比例裁好订好,要求孩子每天都要认真真地写两张毛笔字。一天,“碗妈”被老师叫去学校,说“四碗”成绩跟不上,希望家长注意孩子学习,如果期末考试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将会被留级。“碗妈”一听急坏了,一把抱住“四碗”尖声痛哭起来:“四碗”啊,你要是留级你爸还不把你打死啊,你就不能好好学啊?转过身她又求老师帮帮孩子,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及格,怎么打骂家长都没意见。可能是“碗妈”的凄厉哭声打动了老师,老师答应更多关注孩子。从那以后,“碗妈”再也不允许“四碗”玩了,放学回家就是看书写作业写毛笔字。还别说,期末考试“四碗”成绩进步,老师还让他当了学习小组长。期末碗爸拿到成绩报告单看到老师评语,高兴得直点头抿嘴笑。“四碗”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,和我们玩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他的学习态度也感染了我,后来我考取了三中。因“四碗”全家下放去了苏北,从此我们断了联系。

前几年,有次在地铁站与“四碗”意外相遇,我们互相打量了半天,才确认彼此,那一刻突降的喜悦让我们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,虽然都是两鬓斑白,但是仍不忘少年时的模样,坐在地铁椅子上就攀谈起来。“四碗”说,他父母已经去世多年。说起当年他妈妈在学校撕心裂肺的哭声,让他刻骨铭心了一辈子。下乡后他苦挣工分分担家庭重担,回城后还上了夜大。在单位从班长干到调度,退休前还是办公室副主任。我问他:“你在单位时还有人喊你‘四碗’啊?”他头一抬,大笑道:“除了你,单位可没人知道我的小名!”

## 边走边吃

□上海青七

出去玩,乐趣之一是吃当地的特色美食,这也是我做攻略的重点选项。但是,攻略做得再好,也会有踩雷的时候,还是因为不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所致。

去重庆,兴冲冲地排队准备品尝一款著名的烤脑花小吃。轮到这时,看着有些“不可名状”的食物,我觉得这绝非自己想象的豆腐脑的样子,遂警觉地问店员:这是什么东西做的?她答,猪脑子。我一听,“噁”的一声就逃了。

去福建,在泉州西街上逛,到处可见长得像果冻似的“土笋冻”,里面有几根白白的土笋。我和妹妹花十元买来四个尝尝,吃下去发现这笋怎么感觉很Q弹,与一般笋的口感截然不同。妹妹说,这不是笋,应该是一种什么肉。上网一查,惊呆了,土笋冻是一种海生物,名曰沙虫。也就是说,我们吃下的是虫子……真是无知者无畏。

当然也有之前不了解但吃过后很喜欢的。在厦门的时候,我找了当地一家名小吃店,点了一碗扁食,单纯觉得这名字好听且有古意。端上来发现其实就是馄饨。为什么叫扁食呢,因为它的肉馅做法很特别,是通过敲

## 爱上一座湖

□安徽池州叶志勇

初识西湖是在一张黑白照片上。照片上的人并不是很清晰,清晰的是人后面的风景。黛青色的远山,清清的湖水,还有湖水上的小舟,勾起我无限的遐想。我记住了照片上的“西湖留影”四个白色的小字。西湖,把我的童年涂上了美丽的色彩。

记忆中西湖是首诗。上小学时我背会了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:“江南忆,最忆是杭州;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!”虽然词中未提西湖,但我幼小的心却固执地认为,白居易爱的是杭州之魂——西湖。后来读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又让我一睹了雪西湖的芳容,觉得只有张岱那样脱俗高雅之人才配与雪中的西湖融为一体。

杭州有句名谚:“晴湖不如雨湖,雨湖不如月湖,月湖不如雪湖”,我想我去西湖的时候,要把西湖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当我踏上西湖漫步湖滨时,正逢雨后,但见烟雨蒙蒙,水天一色,西湖若隐若现,有一种特别迷人的“朦胧美”。坐上小艇,我只觉得我被西湖水环拥,天地氤氲在水汽之中。我突然有一种冲动,我想与水完全交融在一起。我明白了古往今来的诗人们为什么会如此热爱西湖